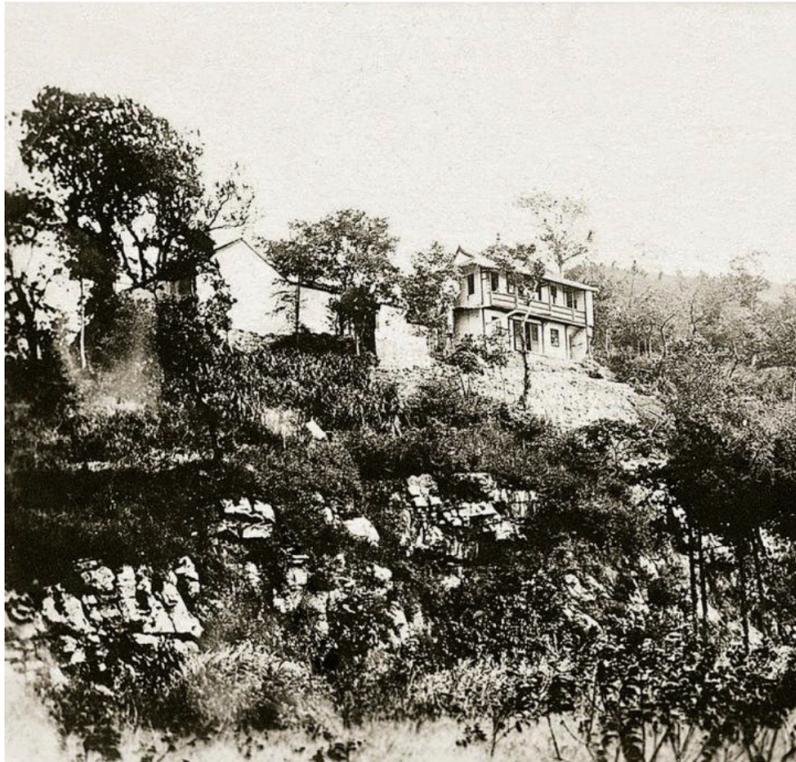


# 翁同龢： 张謇恩师 黄泥东岭南望虞

□庄安正



翁同龢像



翁同龢去世后，张謇在南通马鞍山南麓建虞楼，可登楼远望江南的常熟虞山。

## 名人与南通

南通市政协文史资料专栏

翁同龢(1830—1904)，江苏常熟人。清咸丰状元，历任刑部尚书、户部尚书、工部尚书、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等。为同治、光绪两朝帝师。

南通与翁同龢的故乡常熟不仅自然环境相似，地理上隔江相望，在行政上还一度属于江南管辖。在翁同龢心目中，南通人与江南人同样充满灵气。光绪二十年(1894)，翁同龢等在集体认定殿试第一名南通张謇后，即代表阅卷官向光绪帝介绍：“张謇乃江南名士，且孝子也。”据史料和南通众多望族家谱记载，南通当地居民很多是江南移民的后裔，身体内流淌着江南人的血脉。张謇的远祖张建，原籍即在常熟土竹山，元末为躲避战乱迁往江北，辗转来到南通居住。翁同龢虽不清楚张謇的家谱，但熟悉江南、江北人群的迁徙史，将张謇看成“小同乡”，自在情理之中。

翁同龢、张謇的交往，集中反映了翁同龢与南通的交往。翁、张结识始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。张謇

时在江宁淮将领吴长庆军中做幕僚，颇受吴的赏识。光绪五年(1879)，张謇参加优行生会试名列第一，又为主考官夏同善青睐。夏、翁均为光绪帝侍读，同在毓庆宫书房轮值。极可能由于吴、夏的分别介绍，翁同龢由此开始注目张謇，并在致吴函中时常附笔问候张謇。张謇随吴长庆入朝鲜平定“壬午兵变”后，撰《朝鲜善后六策》上呈朝廷大员，被李鸿章斥为“多事”，搁置不用。然而翁同龢等阅后“咸以为善”，对张謇的政治态度与才干留下深刻印象。

光绪十一年(1885)，张謇往京城参加顺天乡试，翁同龢试前亲自前往，张的临时寓所看望，此为双方第一次会面，亦是翁同龢奖掖张謇的开端。由于翁同龢等人的坚持，张謇在这次乡试中列第二名，成为自顺治至光绪朝两百年间，南方士子在北榜获此佳绩的第三人。这三入虽非第一名，却被称为“南元”。其后，张謇先后五次参加礼部会试。在第五次，即光绪二十年的殿试中，翁同龢等对于张謇的试卷给予“文气甚老，字亦雅，非常手也”的极高评价，置于案首。紧接着，便有了上面所说的翁同龢在光绪帝前有关张謇的一番介绍，光绪帝高兴地予以首肯，张謇的状元及第由此敲定。

事实上，张謇参加礼部会试期间，

翁同龢还在考场外，采用赠言、馈银、谋差、荐兄等形式扶持张謇。翁同龢在顺天乡试后，起码还有两次枉顾张謇。每次见面，两人都进行深入交谈，翁同龢的赠言往往使张謇产生振奋、感激之情，并在《日记》中留下记载。例如，光绪十二年(1886)，张謇写道：“常熟师来，是日所谈皆披肝露胆之言，师可敬也”。馈银同样有多次，翁同龢馈赠张謇从“元卷四两”到“二十金”，再到“以百金赠行”，一次比一次多，既含有物质上帮助张謇的成分，更包含在精神上激励张謇的因素。所谓谋差，即翁同龢帮助张謇解决生计上的安排。例如，光绪十六年(1890)，张考试失败后，翁“许为觅一书院留试学正”，将其安顿下来为下一次考试做准备。

翁同龢多方扶持的结果是张謇登上科举巅峰，两人结下终身的师生情谊，又由此发展为政治上的志同道合。甲午战争爆发后，两人书信往来频繁，积极推动光绪帝主战，并猛烈抨击李鸿章主和误国。马关条约签订后，翁、张支持变法救亡。百日维新前夕，两人相邀“小饮，直谈至暮”，广泛交流对变法的看法，张謇并目睹了翁同龢为光绪帝拟定的“明定国是”诏书。百日维新期间，张謇又为翁同龢草拟京师大学堂创办章程，但翁同龢不久被“开缺回籍”，交地方官严加管

束。张謇不避谗言，派人馈赠食品、书籍，还专程前往常熟探望，尽可能安慰帮助翁同龢。反之，翁同龢在维新变法前支持张謇舍弃仕途，立足南通投身“实业救国”的志向，为人生纱厂题写“枢机之发动乎天地，衣被所及遍我东南”楹联。“开缺回籍”后，翁又支持张謇旨在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经验的东渡之行，高度评价张的《东游日记》：“凡所咨度，步步踏实，所记皆综其大端而切要。”

翁同龢去世后，张謇亲往常熟致吊，助修墓庐，又于南通江边的马鞍山(时称黄泥山)上建楼一座，命名为虞楼，以示纪念。1922年，张謇拟虞楼匾跋：“黄泥东岭，南望虞山，势若相对。虞之西白鹤峰下，则翁文恭公墓，与其被放还山后墓庐在焉。辛酉一月，过江谒公之墓，陟虞岭，望通五山，烟雨中青苍可辨，归筑斯楼。时一登眺，悲人海之波潮，感师门之风义，殆不知涕之何从也。名虞楼以永之，亦以示后之子孙”。

南通近代成为“模范城”，自不应忘记张謇作为设计师、领导人与实践者的重大贡献，同时亦不应忘记翁同龢扶持张謇，将张謇推上国内政治舞台做出的重大努力。翁同龢扶持的结果是，南通不仅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二名状元，更由此诞生了一位光彩夺目的政治家、实业家、教育家。



## 史海回眸

### 1930年的如皋： 建立苏维埃，肃清贪官吏

□苇航 陈红

如皋革命史颇为悠久。江苏省境内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唯一县级苏维埃政权——如皋县工农革命委员会，就诞生在此。2009年12月，如皋在原高明镇周庄村建立“如皋县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遗址”纪念碑。每次当我走近纪念碑，睹物思人，那段如皋人民心目中永远值得骄傲和怀念的革命盛举，恍然如昨，历历在目。

据《中共如皋地方史》等书记载，1930年5月1日，红十四军、中共如皋县委在西乡贾家巷召开盛会，一则庆祝国际劳动节，二则选举成立县级苏维埃政权——如皋县工农革命委员会。七八万农民，有的扛着大刀，有的握着梭标，有的抬着土炮，喜气洋洋地前来参会。绘有镰刀斧头的红旗，在空中飘扬。还有目不暇接的纸旗，上面写着“打倒地主土劣”“打倒军阀”等标语。会场因为人多，便在主席台左右加座——各设一个副主席。前来投奔光明的泰兴县(驻黄桥)的五十名警察派出代表表白：

我们原本都是工人农民出身，只因为没工作，没田耕，没有路走，才去当兵。但是现在觉悟了，晓得为国民党反动军队当兵，只是为那些军阀当炮灰……

群众听完表白，明白红军有了新力量，纷纷大呼“欢迎新参加士兵兄弟”“红十四军万岁”等口号。随后选举县工农革命委员会，正巧天空下起雨来，群众情绪仍然高涨，继续高呼口号，表示支持大会。县工农革命委员会共计7人，农民代表3人，红军与工人代表各2人。经过选举，于咸为主任，徐名耀为经济委员，徐达基为土地委员，徐永良为青年委员，施赤君为妇女委员。本次大会，惊动了上海媒体。当时《上海报》在“如皋通信”中，详细报道了如皋召开县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情况。

县级苏维埃政权在如成立后，乡级苏维埃政权在如也应运而生。1930年6月，中共江苏省委派曹斌来如，指导建立乡级苏维埃政权。他来如后，前往江安地区的六甲、朝阳、陈堡三乡，依靠当地农会等革命组织，成立乡苏维埃政权。经人民选举，徐远新、尤福双、陈德成，分别当选为六甲、朝阳、陈堡三乡的苏维埃主席。乡苏维埃政府下设有组织、宣传、经济、武装、文教、土地、交通等部。年底，省委扩大会议，通过《江南三省农民运动决议》，肯定“如皋建立了苏维埃”。

当时如皋的苏维埃政权，有两大任务：土改与肃清。所谓“肃清”，就是清除党政军内的贪官污吏。1930年4月，南通特委下发《南通特委特字通告第三号》，便要求如皋准备组织成立苏维埃政府……执行好分配土地和肃清反动派(贪官污吏)的任务。各乡苏维埃政权在如成立后，都竖起了大红旗，上面写着“苏维埃政府”五个大字。他们提出口号中，就有“肃清贪官污吏”。

从南通特委的指示，到各乡苏维埃政权的口号，并非空穴来风。无论是红十四军，还是如皋县委，腐败问题已不是个案。红军中，外来干部越来越多，混入一些改组派。地方官员中，不乏贪官污吏。1929年底，苏明如(时为如皋县委委员)携带银圆20000元巨款，前往上海购买武器。不料他，贪污公款，用于私开烟厂，又去妓院消费。最后他将公款挥霍一空，还染上梅毒病，回到如皋。组织找他谈话，他毫无悔意。于咸为了做好肃清工作，亲手处决了贪官苏明如。

还有一位贪官田裕盛。他是泰兴人，利用负责经济工作的机会，贪污银圆700元。于咸找他谈话，责令他退还700元公款。他拒不承认。6月15日晚，于咸主持大会，在苍蝇头(地名)对田裕盛执行枪决。

最为过分的贪官要数“破凉帽”孙盛。他是如皋东燕庄人，家穷无地，本是织布的，一个流氓无产者。参加红军后，他在战斗中表现不错，草帽被敌人打破。大难不死之后，他便居功自傲，走到何处，都要顶着那顶草帽，所以人称“破凉帽”。他被提拔为县委委员和特务队长后，又负责县委经济工作。随着经手费用越来越多，他便自我腐化，抽鸦片，娶小老婆。于咸很想挽救他，多次苦口婆心地劝他去上海学习。于咸也在开会中批评过他，可是“破凉帽”拒绝组织上的批评，还在会上顶撞于咸，甚至拔枪要射击于咸。“破凉帽”还组织了“十兄弟”的党内帮派，为非作歹。于咸经过慎重考虑，只得汇报省委。经省委批准，7月12日，南通特委在水洞口召开万人大会，于咸等人参与，枪决“破凉帽”及其死党丁倚儿等。

通过整肃贪官，如皋的苏维埃政权才得以稳定下来。

## 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，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## 土地堂的红色历史

□蔡炯

### 历史人物



在海门区余东镇的东南边约八里路有一个小镇叫土地堂镇，小镇老街从东到西仅有200米左右，原来是石块铺成的街道，后来改为水泥路，紧傍老街北边静静地流淌着一条五岔河，这条河流淙淙流过了风风雨雨一百多年，与土地堂老街一同见证着曾经的风云激荡的革命斗争历史，记载着小镇风云人物的历史故事。

土地堂虽不大，在革命战争年代，这里曾经是红十四军战斗过的地方，曾经有蔡文明、马德凤夫妇以自己的药店为掩护作为我党地下交通站，为新四军、游击队传递情报。曾经涌现过不少革命志士，小镇上都树勋、郁廷光父子以及郁洪义、郁洪林、郁洪年、曾其昌等奋勇投身革命，并将热血浇灌了这片热土。

笔者曾写过郁氏几位先烈英勇事迹，在有关报刊上发表。现将一些尘封的历史上英雄人物故事采访记录补充如下。

曾其昌，是土地堂面店店主曾一贯儿子，家境还算不错，曾其昌与陈文汉以开一家益民商店为掩护，陈文汉担任益民商店经理，曾其昌担当会

计。他俩把益民商店作为我党地下联络站，开展革命活动，陈文汉家住土地堂近旁南音村，他与曾其昌二人合作为党工作，曾其昌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。

据曾其昌表弟陆彩云回忆，曾其昌非常聪明，富有才华，小时候，陆彩云与曾其昌一起玩，看到有两只羊，把头搁在晒巷竹篱上晒太阳，曾其昌用笔在纸上把这情景画了下来，画得活灵活现，栩栩如生。

当时形势非常紧张，敌人到处搜捕我党同志，杀害了很多革命志士，曾一贯已经察觉儿子在从事共产党的活动，他生怕儿子出事，想了个办法，带着儿子转移到丹阳，避开敌人的搜捕。

但是曾其昌在党的教育下，已经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，他瞒着父亲，继续与党组织取得联系，悄悄地参加党的活动。一次，他在一个小山洞里参加党组织会议，由于叛徒出卖，他们的会场被敌人包围，敌人把所有参加会议的党员全抓了去。惨无人道的敌人挖了个坑，将曾其昌他们推入坑里，用泥土埋到半身，然后用竹笠往他们头上钉，活活钉死。

解放后，人民政府抓获了杀害曾其昌的刽子手，曾一贯要求：我儿子是怎么死的，杀害我儿子的凶手也该怎么死。人民政府按照曾一贯的意见，严惩了杀害曾其昌等烈士的凶手。

土地堂有我党在南京黄埔军校毕业的土师级干部李建新，曾经参加过淮海战役战斗，指挥作战，他是从战死的战友堆里爬出来的，因为大脑受震，脑子受伤，后来担任南京高级党校干事，因脑子不堪重任，精神失常，以后党组织照顾他到逝世。

陆彩茂，我人民解放军战士，参加过孟良崮战役、淮海战役、抗美援朝战争。出生入死，历尽艰辛。朝鲜冰天雪地，气候十分寒冷，陆彩茂曾经战到只剩下他一个人，他身边的战友都战死了，身边全是战友们的尸体。夜色墨黑，寒风刺骨，一个人怎么度过这么寒冷的夜呢?他万般无奈，只好把战友们的尸体堆放成一个洞，他就钻进尸体窝里，以战友们的尸体遮挡寒冷，逝去的战友们护佑他熬过了寒夜。

还有一次，陆彩茂与其他两个战友一起睡在山洞里，半夜里，他从寒冷中醒来，发现身上湿漉漉的，爬起一看发现身上沾满殷红的血，其他两位战友已经牺牲，他俩的血流到了他的身上。

1947年10月，陆彩茂曾亲手镇压了还乡团头子洪云先、陈林桃。在乐平乡三余村徐家埭张文宰宅里召开了千人公审大会，洪云先、陈林桃被五花大绑，站在台上，身后是持枪的陆彩茂等民兵押着，在宣布两个反革命分子罪状后，陆彩茂等人把两个家伙拉到堂南校(校

址在树勋乡旭东大队也即六圩村，后该校改为民办的树勋初中。)西边张家坟地，陆彩茂等民兵用刺刀将他二人刺死。

郁桂忠，老家住海门余东土地堂村，他先后在南京下关供电局、海门供电局、海门老干部局工作，现已退休。他在战火纷飞越南战场上浴血奋战，经历了血雨腥风九死一生的考验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郁桂忠在出国援越前专门突击学习几句战争中常用的越语和英语，每种语种学了7句：“缴枪不杀”“别动”“我们宽待俘虏”“举起手来”“过来”“出来”“跟我走”等。他在部队当了教员，辅导战士们学习这两种语种的这几句专门用语。他冒着敌人炮弹的轰炸抢救伤员，连续三天不眠奋战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，率先发现敌机，救了战友生命，担任指挥员的测手，屡建战功。

郁志远，原名翟子淳，是李家大桥油厂职工，入赘土地堂为招女婿，与秀丽结婚，后来应征入伍，外出当兵，在甘肅当过狱警，后来在一次执勤时被恶狼袭击牺牲。

“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”，红色记忆不该被遗忘，后代土地堂人应该了解土地堂革命前辈的英勇事迹，懂得今天美好生活是他们用献血和生命换来的，应该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，继承先辈遗志，传承他们的革命精神!